

黃巖羅楚白箋

詳註夜譚隨錄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黃巖羅密所注

詳校譯隨錄

會稽著超署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詳註夜談隨錄全書一冊

定價洋五角

編著者 霽 園 主

詳註者 黃 巍 羅 寶

校訂者 琴 石 山

印刷者 上海

開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印局

分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東雙門底
北崇德街
南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霽園主人自序

予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惊矣。然而意不惊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粉疎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此若尋常也。不然。鳳鳥河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每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擾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先為怪慄。尤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於酒場茶榻間。滅燭諭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公強人說鬼。蚩白用廣見聞。抑曰。讀虛無勝於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獨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夾怪也。即夜譚隨錄。即謂為誌怪之書也可。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牕

羅注自序

余年十八。未嘗閱小說也。是歲乙卯。畢業扶雅中校。次年。入丈繪供清文職。公餘之暇。始思取小說以消永晝。初入目者為本書。見其敘事語。語驚人。字字動魄。若諷若嘲。至其文之典雅。猶其餘事。因之愛不釋手。不十日而畢。直有好書讀易盡之嘆。於是更求諸坊間。欲得如本書者。而讀之。無如前編後續。除蒲氏聊齋外。餘子碌碌不足數。顧聊齋有呂氏之注。可以按圖索驥。而本書則無之。頗為淺學者惜焉。爰不揣謬陋。於己未之秋。妄以箋注自侮。初以為易易耳。從事漸久。艱境叢生。方知此書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者。非偷閒倉卒所能成也。加以是時清丈。有令速成。殊難兼顧。棄幾三載。至壬戌春。文務告竣。被聘為善化校正教鍾點頤補值課暇。則出其舊稿。續行注釋。迨臻去秋。稿始得脫。自知謬訛繁多。未嘗出以示人者。亦幾半載矣。今春二月。吾友五君太瘦。黃君花魂。聯袂降舍。班荆之際。談及本書。均啧啧稱其典雅。而又津津謂其難讀。余遂出拙注以示二君。二君色然喜曰。有是哉。是亦呂注聊齋之續矣。盍付剞劂。以公同好。余辭以不可。二君弗聽。且預代作書。以餉申江會文堂書局。旋得報可。遂以拙稿寄之。非好為獻醜也。願閱者諒之。至注中遺訛之處。還期海內鴻儒。教而正之。此尤鄙人所跂予以望者也。

中華民國第一甲子仲夏之月。苦嚴羅山羅寶著序於惜餘芳館。

詳註夜譚隨錄目錄

卷一

崔秀才

看雲

洪由義

賣餅翁

陳寶祠

婁芳華

謂精

清河民

梁生

落漆

龜子

韓生

卷二

修鱗

碧碧

龍化

某僧

蘇仲芬

張五

噶雄

小手

玉京

某僻

伊五

某馬甲

梨花

李翹之

邵廷銓

紅姑娘

阿鳳

劉鐵工

蜃氣

詭黃

倩霞

段公子

米鄉老

來存

雜記

韓馳子

鍋人

紅衣婦人

章化

張老嘴

李奇

高參頭

狗大

烽子

青衣女鬼

棘闇誌異

異犬

盛紫川

永護軍

某寧班

阿那

麻林

大眼睛

塔枝

某謗生

嵩梁萬

陳景之

汪趙

回然

貓怪

那步軍

朱外委

尾異

閔預

怪風

柏林寺僧

呂琪

潘爛頭

猶聃

陳守備

春秋樓

夜皇子

驢

施二

卷三
邱生

陸水部

馮魏

戴監生

譚九
劉大賓

陸珪

白萍

莊廟松

孝女

請仙

額都司

某太醫

朱佩菴

紙錢

霍筠

趙媒婆

倩兒

織襪

某領催

宋秀才

卷四

王公子

吳皓

學生

王侃

梁氏女

骷體

維揚生

新安富人

多前鋒

瓦器

再生

儻白

柴四

秀姑

榮四

俊白

再白

瓦器

多前鋒

新安富人

鼠狼

鬼哭

尤大鼻

雙瞽道人

鄧縣尹

王塾師

巨人

袁翁

董如庵

阮龍光

薌忠兵

白蓮教

堪輿

某別駕

某太守

藕花

白蓮教

堪輿

某別駕

某太守

藕花

詳註夜譚隨錄卷之一

霽園主人閻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黃巖楚白羅寶珩箋注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倜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輜輶。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鄰里可知。而親戚朋友益可知矣。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辦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為然。每如其願。未嘗違拂。如是者二年餘。劉連遭大故。貨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傳為口實。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者。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馬。會牘盡。牛衣塵飄。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黃絲。歲除不比清明節。底事厨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鼎。若可煮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綿。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飢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泣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合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挾得餓死。故預作薤露挽歌耶。劉曰。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治門外未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

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即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始而聞人辭以他故，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兩眼棲棲，持書而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帖，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乎？劉以為然，復走東以干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捐廄，無裏可解。劉拊髀嘆曰：「而朋友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聲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閥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撻，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閑札即列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未孚無策。君但勉為尚志之士，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諒之耳。劉念擲書於地，再曰：「荷荷！」平日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幕。每舉一子一女，猶以百金為壽。今急切相需，竟不破一文，乃反以膚詞迂說，相駁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槩未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拚一笑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呼不應，瑣瑣姻姪，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因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來割瘦脰，那知並脰也無。」即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

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寂寥。幻耶真耶。麗技易窮。青松落色。權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踰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大廉將軍免官客去。崔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錢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向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燒燒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耨。亦可免凍餒。劉曰。局趣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則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富。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千。可輦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千。豈敷搏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為君謀小廉。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啟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資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僅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寅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吊。一年之間。繁

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賄衆。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資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眾。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踰踰。容有諫之者。主人笑曰。堪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疎。不暇為君講。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竊。人為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逼揚。無則氣不舒。逼揚人愈親。不舒人不如。昔我貧賤時。顛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遙。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復衣祿。門庭鬧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富。今日何其都。顧茲親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躕。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移。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賄葭莩。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登啼。堪嘆為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奇禍發。用是常自惕。羞為守虧徒。况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鑪鍊。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荼。衆聞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撝。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

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瘦。無所不噏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且繁華索莫。其行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歛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羸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莞枯塗設哉。曾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為弦韋。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患索君時。君亦望報否。劉曰。貴無是心。崔曰。然則予獨有是心哉。何不怒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了。子女孫皆數十矣。劉所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其故。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昌者。自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愧非人。寶父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艶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甍。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潛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俊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贍。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掉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汝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雉犬所笑。言訖醉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某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明望祀以香楮。終身不衰。

閻齋曰。義理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馳驩夫麾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涇渭。皮裏自具陽秋。故穰穰而來。莞莞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易濟濟為絛絛。有此理哉。

心也。友而不通財。漢書食貨志。通財鬻賣曰商。世胄徐陵報严義尚書三
識輔。補如莫三輪田蠻。誘掖。臣導扶助之意。在孟子何謂向志。
死游。拔之以道。姑恩想起。死于任黎。昌居易。許生。死不變者。惟聞
左死。尚志。孟子曰仁義而已矣。自暴棄。孟子自暴者不可與有。家國所患。東手
瑣姻姪。嫁則無禮。墮。士子承辟不足。數也。援手救。孟子左伯桃爲天角。
塞楚。履輕。高空谷。足音者。聞足音。愛也。天也。空谷。利。賜主。報千金也。壽五
倫。君臣父子朋友。大節。請半左哀。左伯桃爲天角。傳。孟子。孫子。孫策不足。傳
一寒如此哉。史記范增傳。增曰沛公天授。始終傳。和初與裴炎。膠漆。更記鄧
之。太子太王居邠。狄入攻。踵門。孟子踵門。侯曉。錄卿乘車。我。蘇軾。公與嵇
叔夜。見於孔子。子曰。周外丁憂。不擇。涉遠。不。持鉢。僧侶之求布施。日。大士大無
礙。他志。累。猶富政傳。介予張。舊漢書馬援傳。凡殖。農人。時。湖。而。
居奇貨。可龍斷。可登。亦。子文王之老。有。大。夫。馬。遺。叔。足。食。矣。可。女。傳。老。朱。子。妾。曰。烏。耽。鄭。其。道。
針耕。故。口。比。勝。升。無。東。候。子。易。缺。敵。者。易。污。從。戎。不。擇。往。易。耕。之。求。布。施。日。大。士。大。無。他。志。累。猶。富。政。傳。介。予。張。舊。漢。書。馬。援。傳。凡。殖。農。人。時。湖。而。
丹。皎。皎。者。易。污。斗。盡。吁。比。勝。升。無。東。候。子。易。缺。敵。者。易。污。從。戎。不。擇。往。易。耕。之。求。布。施。日。大。士。大。無。他。志。累。猶。富。政。傳。介。予。張。舊。漢。書。馬。援。傳。凡。殖。農。人。時。湖。而。

